

《生日，快樂？》 林育同

舞台說明：

分成A、B與C三種場景，A是甲和乙所認知的「現實」，由一般舞台燈（偏黃或暖色系）為主；B是甲所謂的「夢境」，也是林梓恩因縱火案被捕到行刑前經歷的世界，以舞台燈光以白光或冷色系為主，B的設置固定為舞台一側一張桌子及兩張對坐的椅子；C為A與B（現實與夢境）混和的場景，燈光無上述限定。

角色：

甲

乙（與甲同生理性別）

審查官/檢察官

媽媽（生理女，可改由生理男飾演爸爸）

心理師

主播（聲音演出）

律師（聲音演出）

消防員（聲音演出）

家屬一（由檢察官演員演出）

家屬二（由媽媽演員演出）

廢死仔（由乙演員演出）

網友（由心理師演員演出）

A1、墜落

(風聲)

(物體撞擊地面聲)

(燈亮，乙趴在舞台中間，審查官上台檢查乙的脈搏)

審查官：(拍拍乙的臉頰) 沒救了。唉，年紀輕輕的，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嘗試動一動乙的四肢) 碎成這樣，我看要修理好一陣子囉。

(審查官繼續檢查乙的狀況，燈暗)

A2、喪禮

(柔和的音樂聲。上舞台放置一個蓋著白布的長型箱子，上面放著一些花，後方掛著媽媽的照片。箱子前放著一個小講台和幾張椅子。甲坐在椅子上打瞌睡。)

(一個人上台，對著箱子啜泣並獻上手中的花束，接著坐在椅子上不動。)

(媽媽上場。音樂聲淡出)

媽媽：梓恩！林梓恩！

甲：媽？你怎麼在這裡？

媽媽：你整天讓我擔心，我要怎麼放心地去？

甲：我都有聽你的話啊，認真讀書、幫忙做家事、扶老太太過馬路……

媽媽：那你不要再睡了，這麼重要的日子，還敢打瞌睡。

甲：睡一下而已……

媽媽：還頂嘴，注意你的態度，這麼多人大家都在看。

甲：所以你決定不么……我是說，你改變心意要留下來了嗎？

媽媽：決定好的事就不能夠反悔。

甲：所以這只是我的夢(落寞)

(乙上台獻花，然後坐到甲旁邊不動)

媽媽：你記得自己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嗎？

甲：怎麼來到這裡的……

媽媽：記不得了對吧？

甲：那媽呢？

媽媽：阿嬤生的啊。

甲：蛤？

（ 審查官站在舞台中間，手中拿著長長的清單致詞 ）

媽媽：你生日快到了，來，這個送你。（ 給甲一支棒棒糖 ）

甲：媽！我已經長大了，不是小孩子了。

媽媽：那就證明給我看。（ 拍拍甲的頭準備離開 ）

甲：要怎麼證明？媽？媽！等一下！你可以再陪我一下嗎……為什麼要急著走……

（ 媽媽下台。音樂聲恢復，其他人恢復行動。 ）

審查官：以上就是張女士精彩的一生。在我擔任人生審查官的這三百年來，遇到像張女士這樣善良又優秀的人是少之又少，他在短短120年人生中對社會帶來無數貢獻，他的分數早在五十年前就已經達標，但他還是選擇繼續陪著我們，如今他功德圓滿即將與我們告別，希望他的故事可以提醒大家，活著就是最棒的事，在這邊祝大家都能夠像張女士一樣，活出最棒的人生！謝謝大家！謝謝！

（ 眾人鼓掌，甲回過神加入鼓掌行列。審查官下台跟那個獻花的人寒暄 ）

乙：欸，要活出最棒的人生喔！

甲：白癡喔幹嘛不叫醒我，等等被看到我在告別式睡著怎麼辦？要扣分的欸。

乙：好了啦，剛審查官唸到一半還恍神，忘記自己唸到哪，哪有空扣你分，你以為有幾個人是清醒的。告別式就告別式搞這些有的沒的幹嘛，無聊死。

甲：欸好好講話！

乙：喔，對不起我忘了，不該這樣說你媽的告別式。

甲：不是這個。

乙：不然咧？

甲：不可以講那個字。

乙：為什麼？會死喔？

甲：會活啦！白痴（ 站起身把椅子收起來 ）來幫忙收椅子啦。

乙：沒差啦！晚點再弄就好了，反正時間那麼多。

甲：懶鬼，起來啦！（ 把乙的椅子抽走 ）

乙：講話好難聽，這樣會被扣分喔。

(審查官走到甲旁邊)

審查官：在幫忙收椅子喔？好懂事喔～

甲：應該的。

(審查官注意到乙)

審查官：欸？怎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你是……

甲：喔沒有啦！他大眾臉，您認錯了。

審查官：這樣啊……啊一切都還好嗎？年紀這麼小就要面對這種事，不容易吧？

甲：謝謝您的關心，媽媽的告別是很光榮的事，我們都替他感到高興，請不用擔心。

審查官：那就好，加油啊，接下來就看你的表現囉！哈哈哈……

(審查官下台)

乙：好懂事喔～

甲：別靠北啦。

乙：審查官，有人說靠北～

甲：就是因為你這個死屁孩他們才會把我們當小孩子。

乙：侯～有人說ㄟ—

(乙搬著椅子跑下場，甲追上去)

甲：閉嘴！閉嘴！

A3、實驗課

(下舞台有一張桌子，上面放著化學實驗器具，甲在做實驗，乙上台湊近甲)

乙：你在幹嘛？

甲：等一下！現在是關鍵。

(甲將粉末倒入燒杯。停頓)

乙：然後呢？

(停頓)

乙：然後呢？

甲：失敗了好嗎？失敗了！看不出來嗎？

(沈默)

甲：抱歉。（拿起桌上的筆記研究）到底為什麼？

乙：應該要怎樣？

甲：要燒起來。

乙：燒起來？你要做什麼？

（乙搶過甲的筆記）

甲：欸不要看！還我！

乙：你做這個幹嘛？

甲：生日驚喜。

乙：什麼驚喜？你要用這個點蠟燭？

甲：知道就不算驚喜了。（拿回筆記，開始收拾東西）

乙：你不再試一次嗎？真不像你。

甲：你在這邊會破壞我專心做實驗的興致，改天再說。

（甲收東西時摸到口袋裡的棒棒糖）

甲：這個給你。

乙：這是什麼？

甲：C₁₂H₂₂O₁₁—

乙：聽不懂聽不懂，請說人話！

甲：蔗糖。

乙：棒棒糖。我的意思是怎麼會有？

甲：媽給我的，說是生日禮物。

乙：你吃啊，吃糖心情會好。

甲：不行，依賴化學物質來得到快樂是不對的。

乙：講得好像我叫你吸毒一樣。你過得太緊繃了，放輕鬆一點。（接過棒棒糖）

（頓）

乙：你覺得他在天堂過得怎麼樣？

甲：（四處張望確認沒人）你不要亂講什麼天堂啦。

乙：他努力了一輩子總得上天堂吧。

甲：沒有天堂，也沒有神。我們只能靠自己。

乙：那輪迴呢？輪迴總可以了吧。

甲：你瘋了啊？不要一直說一些怪力亂神的話。

乙：為什麼不行。

甲：因為這是規定，你上課都沒在聽嗎？我們只有這個人生，不要去想死了以後會去哪，活出最棒的人生就對了。

乙：我就好奇嘛，萬一有輪迴，那就要好好考慮欸！

甲：有什麼好考慮？

乙：萬一創一個新帳號結果首抽比現在爛怎麼辦。

甲：你就是整天想這些才會做出那種事。

乙：我就想說……試試看嘛，又沒差。

甲：你有沒有聽過，未知生，焉知死？

乙：我知道生啊，活著就是痛苦。

甲：才不是！活還是有很多快樂的事！

乙：很多嗎？

甲：很多！

乙：你什麼時候覺得快樂？

甲：（深情地看向乙）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乙：我也是。

甲：不對，你要吐槽我啊！給我吐槽！

乙：我是認真的。

甲：好，但我不是。

乙：你不是真的喜歡我。

（停頓）

甲：你這樣氣氛很怪。

（停頓）

甲：（拉著乙的手）不是嘛你聽我說—你不要喔！

乙：好想死—

甲：（迅速摀住乙的嘴不讓他講完）你如果真的想，就不該講出來。

乙：我想，但做不到，但總可以講吧？

甲：散播這種思想是要被罰的。

乙：罰？我已經要永遠活在這個世界了，還能怎麼罰？

甲：沒有什麼是永遠，你只要多做點善事，總有一天可以離開。

乙：你現在這樣開導我也算是做善事的一種嗎？

甲：不可否認，但我是真的關心你。

乙：（拿出一個試管）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甲：什麼？（停頓，突然把試管搶過來聞）

甲：你怎麼有這個？

乙：真空蒸餾，你教我的。還給我。

甲：我以為你只是嘴上講講，怎麼會笨到真的去做？

乙：你是說做出這個？還是去死？

甲：都一樣。你辦不到的，就算全身器官都壞死，他們還是會做出一個全新的身體，然後把你的意識裝進去。

乙：這算是種輪迴嗎？我想知道那是什麼感覺。

甲：你體會過了，很痛苦，你會再次活過來，就像你每天早上睜開眼睛一樣。

乙：說不定我不怕痛苦。

甲：不然呢？

乙：我害怕沒有感覺。

（甲捶乙胸口一拳）

甲：有感覺嗎？（再一拳）你說話啊！

乙：還給我，你放心我不會那麼快就用。

甲：那我先幫你保管。

乙：為什麼？

甲：下禮拜是生日，我們要一起慶祝，之後的事之後再說。

乙：你明明沒在過生日。

甲：我們可以幫你慶祝，慶祝你又平安地活了一年（甲抱著乙，但看著手中的試管）

乙：你在哄我嗎？

(燈暗。甲乙下場)

(火光煙霧瀰漫，傳出尖叫、呼救聲、警鈴、消防車的聲音)

B1、審問室

(乙戴著手銬坐在審問室內接受檢察官的訊問)

檢察官：我再問一次，為什麼要放火？

(乙沈默)

檢察官：你知道這是什麼嗎？(拿出一包粉末) 火場內發現了不在實驗室化學藥品列表上的強力助燃劑(沈默) 不知道？你的筆記倒是知道得很清楚(拿出乙的筆記)

(沈默)

檢察官：不回答？林梓恩，態度那麼消極對你沒有幫助。你如果現在坦承罪行，配合釐清案情，還有些微的機會可以減刑。總是要給社會一個交代，你知道現在的輿論吧？縱火致死七年起跳……

(檢察官靠近乙)

檢察官：況且實驗室每一扇門窗都找得到你的指紋，縱火致死說不過去吧？(大聲) 回答我！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嗎？

乙：你想要聽到什麼？

檢察官：我要知道真相，告訴我你的動機是什麼？

乙：你已經知道所有你需要的真相了，就這樣起訴我吧。

檢察官：起不起訴我說了算，我才是檢察官。

(檢察官轉身離去)

乙：我會被判死刑嗎？

(檢察官停頓，沒有回應繼續走下台)

A4、善行

(舞台說明：這場戲主要表演區屬於A類場景，唯甲、乙跟媽媽及心理師在右下舞台的桌子對話時屬於B類場景)

(舞台中間有一個水缸。甲跑上台，在舞台四處協助需要幫忙的人，每完成一個善行，就會將一個石頭投入水缸)

甲：(看著水缸) 不夠……還不夠……這樣下去永遠不夠。

(乙推著一顆大石頭上台，甲跑過去想幫他)

乙：欸！你怎麼在這裡？

甲：要推過去是嗎？我來幫你！

乙：沒關係我自己來，欸！我自己來就好。

甲：不行，這那麼重你一個人要推到什麼時候？

乙：反正我有很多時間，你不要再動了，我現在想停在這裡。

甲：不行，不能停。

乙：(指自己和石頭) 可以啊。

甲：那我要去找其他人了。

(甲轉身要走乙拉住甲)

乙：欸！等一下，你到底在幹嘛？

甲：(遲疑) 我想喝水。

乙：蛤？

甲：我很渴。

乙：(拿出一罐運動飲料) 喝水不夠，喝FIN就好。

甲：不，喝FIN不夠，我要喝水。

乙：那可沒那麼容易。

甲：所以要更努力，要趕快……趕快找到更多石頭。

乙：你也休息一下，這樣跑來跑去只會更渴。

甲：我只要停下來就會覺得自己快渴死了，例如現在。你不是也很想喝水嗎？

乙：我在渴死之前心就先死了，肉體可以死無數次但心只能死一次。

甲：我就是不死心。

乙：那也沒什麼不好，說不定這是你的超能力。

甲：讓隨便一個路人得到超能力，聽起來很危險。

乙：你不需要成為拯救高譚的蝙蝠俠，做自己的超人吧。

甲：突然講什麼勵志小語。我不想當超人，也不是蝙蝠俠，我只是個想喝水的人。

（停頓）

乙：我的石頭可以給你。

甲：可以嗎？

乙：我願意為你做任何事。

甲：那我去找工具把他變小塊一點，不然丟不進去。

（甲想離開，但跌倒在地）

乙：你太累了。你最近有睡覺嗎？

（甲講話的同時乙穿上囚衣戴手銬坐到椅子上）

甲：我沒辦法睡覺，我只要閉上眼就一直做同一個夢，有一個房間，房內的陳設有時會不太一樣，我穿著囚犯的衣服戴著手銬，坐在一張桌子前面，有人會跟我講話，或是希望我說些什麼，但我不知道……

（媽媽上台坐在乙對面，拿起桌上的話筒。乙停頓許久才拿起話筒）

乙：你來做什麼？

媽媽：裡面還好嗎？被子夠不夠？

乙：還好。

媽媽：伙食呢？有沒有吃飽？我每天上網看他們的菜單，吼那個早餐只吃饅頭怎麼夠啦，然後你奶茶那種甜湯不要喝太多，喔對啦還有一堆炸的啦，什麼炸雞翅、炸黑輪、炸油豆腐，我跟你說炸得少吃一點——

乙：媽，你到底是要我吃飽還是少吃點？

媽媽：媽媽會擔心嘛，看你痘痘都長出來了，啊你晚上睡覺——

乙：媽！這不是夏令營，（停頓），還有什麼事嗎？

媽媽：你有沒有什麼事想跟媽媽說？

乙：沒什麼好說的。

媽媽：劉律師說你什麼都不想說，他們有沒有欺負你？他們會打你嗎？

乙：都民國幾年了媽，沒有這種事了。

媽媽：那你為什麼不說，有什麼苦衷講出來都可以解決啊。但媽媽需要知道真相。

乙：真相真相真相，大家都想知道真相，你來這裡是為了真相還是為了我？

媽媽：媽媽只是想幫你。

(媽媽伸出手貼著玻璃，從袖口露出包紮起來的手腕被乙注意到)

乙：幫幫你自己吧。

媽媽：這是那天……不小心用到……

乙：你做這些事的時候有想過我會不會難過嗎？

媽媽：媽媽愛你。

乙：你當然愛我，是因為愛才有這些痛苦。

媽媽：怎麼這樣說呢？

乙：媽，你快樂嗎？

媽媽：我有在努力。

乙：會不會我們都太努力了，才會變成現在這樣。

媽媽：不是的—

乙：等我不在以後，你就沒有牽掛了對不對。

媽媽：不要亂講這種話，會沒事的，然後我們會一起回家。

乙：希望你兒子其實沒那麼壞，都是被冤望的，對吧？沒有喔！他們沒有冤望你兒子，需要我說得更明白嗎？

媽媽：不是的，不是這樣……

乙：我可以把過程鉅細彌遺的跟你說，你不是說什麼都可以跟你說嗎？這就是你想要的真相啊！

媽媽：為什麼？梓恩啊，為什麼會這樣……

乙：對啊，媽，我這幾天一直在想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媽媽：是媽媽哪裡沒做好嗎？……怎麼會……我……

(媽媽失魂落魄的放下電話。)

甲：很無奈的夢吧。

(甲攙扶媽媽下台，然後上台)

乙：幹嘛對他那麼兇。

甲：我沒辦法控制自己，沒辦法控制事情的發展，我就只是被丟進這個情境，然後身體做出反應。

乙：那你心裡是怎麼想的？

（心理師上台坐在乙對面）

甲：我很常被問到這個問題，我常常夢到一個像醫生的人，他會輕聲細語地問我

心理師：那你心裡是怎麼想的呢？

乙：（對著甲）我是怎麼想的？

甲：所以他們派你來搞懂我在想什麼？

心理師：不是誰派來的，我受僱於獨立機構，來這裡是希望可以了解你。

乙：我們談了那麼多次，你想好要怎麼寫報告了嗎？

心理師：如果可以了解更多，我就能交出更完整的報告。

甲：什麼是完整？怎樣才夠完整？

乙：只有一點點不完整應該沒關係吧。

甲：你可以用一個不夠完整的東西來代表我嗎？

心理師：沒有要代表你，我們只是要釐清一些問題。

乙：什麼問題？

心理師：你覺得死亡是什麼？

甲：不再有化學反應，電訊號歸零，屬於大腦的熱寂。

乙：但你死了以後身體還是會有各種化學反應。

甲：不重要。

心理師：所以你不認為人死掉以後會去其他地方？

乙：你是指天堂？或地獄？或是輪迴轉生？我們可以討論這個嗎？

甲：不行！

心理師：當然可以，信仰是自由的，每個人都可以決定自己要怎麼看待這個世界。

甲：你說這些大逆不道的話就會進來一起關。

心理師：為什麼講到死後的世界會讓你那麼排斥呢？

（甲停頓，疑惑地盯著心理師）

乙：人一旦有了想死的念頭，就再也回不去了。

甲：我知道了，這是夢，你不是真的。

心理師：你常覺得自己在做夢？

甲：我很常做夢。

乙：說不定這裡不是夢。

心理師：你怎麼區分什麼是夢、什麼是現實？

甲：轉陀螺吧。

乙：那只是電影。

甲：我的意思是，可以透過觀察不正常的地方來判斷這是不是夢。

乙：我們整個都很不正常。

心理師：沒關係，你等等如果想到要怎麼回答可以再告訴我。回到剛剛的問題，你害怕死亡嗎？

甲：我更害怕活得不開心。

心理師：你有想過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乙：隨時，希望下一秒就有失控的大卡車衝破這面牆把我撞死。

甲：你想用自毀傾向解釋我的行為。

心理師：我沒有這樣說。

甲：你覺得大家想要聽什麼版本的故事？冷血少年對同學痛下殺手，面露詭譎笑容監視器全都錄。

乙：或是升學歷力下天才高中生的失控悲劇。

甲：我不是天才。

乙：怎樣的故事才能得到大家原諒？

甲：怎樣的故事才能承載最多的恨？

心理師：我只是想了解你。

乙：你真是溫柔

甲：然後呢？

心理師：這樣我們就可以避免下一個悲劇發生。

乙：可惜悲劇已經發生了。

甲：我自己有辦法。

心理師：你不需要什麼事都自己來，我們可以一起。

甲：不，沒有我們，只有我，我會帶著恨離開。

乙：那我呢？

心理師：說不定還有轉圜的餘地，只要我們一起完成這份報告。

甲：好，我幫你。我林梓恩，精神正常，無酒精藥物成癮問題。我在清醒狀態下執行了預先擬定好的計畫，我做這些是因為我想這麼做，可惜我最後活下來了。

心理師：你是什麼狀態需要經過審慎評估，我們不需要這麼快下結論的。

甲：已經來不及了。

（舞臺上火光與濃煙密佈，心理師定住不動。右舞臺有幾個人倒在地上痛苦掙扎，甲扶起地上的人到上舞台小房間。乙被濃煙嗆得不斷咳嗽，四處尋找逃生的方法。）

乙：欸！怎麼突然燒起來了，你知道灑水裝置在哪嗎？

甲：知道啊，但不能開。

乙：為什麼？

甲：水會跟起火的物質反應，引起爆炸。

乙：你怎麼知道？

甲：夢到的。

乙：那現在要怎麼辦？門窗都打不開。

甲：後面有個小房間，我們可以先躲在那裡。

（甲扶起乙走向小房間）

乙：如果那裡也燒起來呢？

甲：那是化學藥品儲藏室，防火防爆。

乙：你怎麼知道？

甲：就跟你說夢到的。

（甲乙進到小房間，乙癱倒在地上喘著氣）

甲：這裡面的空氣應該夠你們撐到消防員來。（轉身準備走出房間）

乙：欸！你要去哪？

甲：還有一個人，我去看看能不能把他救出來。

乙：你瘋了嗎？火又更大了，你回不來的。

甲：我總要試試看。

乙：又沒關係，他不會死，他們會給他一副新的身體，像我一樣。

甲：但他會痛苦、會疼痛，而且他會記得。

乙：那你呢？你都不怕嗎？

甲：我更怕回想起他們的哀號聲、火焰在皮膚竄動的樣子、還有鼻子裡無法散去的蛋白質燒焦味道。

乙：這些又是你夢到的嗎？

甲：我有時候搞不清楚哪個才是夢。

乙：不要去。

甲：放手。

乙：不要。

甲：那裡有我要的水，你是我需要的那顆石頭。你不是說願意為了我做任何事嗎？

乙：（恍然大悟）這一切你早就計畫好了？

甲：人都是自私的。

（甲推開乙並關上門，乙拍打門）

乙：回來！你不回來的話我就告訴審查官你的計畫。

甲：這樣的話，我們就會一起永遠活下去。

（甲走入火海，燈漸暗）

乙：喂！回來！喂！

（消防車的聲音，消防員的畫外音）

消防員：準備進入三樓實驗室，這裡應該是起火點……有人！後面的房間有人受困，請求支援，請求支援。

B2、新聞

（甲在牢房裡看電視，獄警端著晚餐上台。）

獄警：有什麼需要再跟我們說。

（甲點點頭，獄警離開）

（甲吃飯，電視新聞播報，舞台上出現廢死仔、家屬一、家屬二和網友）

主播：震驚社會的希望高中縱火案今晚傳出最新消息，法務部部長無預警簽署死囚林梓恩的死刑執行，預計將於明日清晨執行槍決。就讀三年甲班的林梓恩因蓄意縱火及

殺人罪遭到起訴，並在法院上坦承犯行，稱「就是要跟他們一起死」，引發死者家屬極度不滿，甚至在法院外與戒護的警察發生衝突。最高法院於上週三審定讞，林梓恩死刑確定，到今天不過短短十天，若明晨確定執行，將創下最快執行紀錄，此舉引發各界關注，目前廢死聯盟及林梓恩的辯護律師都急著趕往北檢現場了解情況，我們先來聽聽委任律師怎麼說。

律師：對於這次倉促執行死刑的決定我們感到錯愕及遺憾，我們要再次強調辯護人受審期間的心理狀態一直處於不穩定的狀態，其對於犯案動機及過程的描述都有待進一步的釐清與證實，也已經準備提出非常上訴，我們再次呼籲法務部審慎評估此次死刑執行的正當性。

主播：如同林梓恩委任律師所說，外界的確有一些聲音及傳言認為此案審判過程過於草率，到目前為止我們還無法得知其確切的行兇動機為何，甚至有傳言林梓恩最後其實是希望把火勢撲滅的。是的我們剛剛收到消息廢死聯盟已經抵達地檢署外，我們來看看現場畫面。

廢死仔：我們一再強調的就是任何形式或理由的生命剝奪都是一種絕對的暴力，死刑賦予國家剝奪生命的權力，是將仇恨包裝成正義的手段，我們呼籲立即撤回死刑執行，勿讓人民的雙手沾染鮮血。

網友：撤回死刑！撤回死刑！

廢死仔：林梓恩和我們一樣都是社會中的一個渺小個體，我們關心他的同時也在關心我們自己—

家屬一：和我們一樣？那為什麼我兒子沒辦法平安長大？

網友：對嘛，真的要公平就一命換一命。

家屬一：你是誰？

網友：網友。

廢死仔：網友？

網友：對啊，就新聞都有的那個網友表示的網友。

家屬一：你到底站哪一邊？

網友：網友表示，這個問題很複雜。

家屬二：他的一命換不了我老公的一命。

家屬一：換不了還是要換，不然就把我兒子還來。

網友：殺人兇手本來就應該負責。

廢死仔：只有整個社會一起檢討才能確保這樣的悲劇不會再發生。

家屬二：我想知道為什麼我老公會死在裡面，是防護裝備不夠、判斷錯誤還是溝通有問題？

廢死仔：對，所以我們要的是解決問題，不是把人殺掉。

網友：但這兩件事並不衝突吧？

廢死仔：對，讓社會變得更好不需要死刑、死刑也沒辦法讓社會變更好。

家屬一：不要再幫他講話了。

網友：如果今天死的是你家人，你還能說出一樣的話嗎？

家屬二：如果是我老公的話，應該也不希望判那孩子死刑。

家屬一：他不是孩子，他18歲，是殺人兇手。

網友：這樣代替你老公發言是在消費死人嗎？

家屬二：我曾經想說服他轉內勤，但他說救人這件事沒有人比他厲害，而且他相信每個人都值得他賭上生命去拯救。

網友：好感人。

家屬一：你想怎樣隨便，但他害我我兒子死掉就是應該死刑。

廢死仔：我們在這邊爭吵再次說明了倉促草率的判決與執行只會增加仇恨與分裂。

家屬一：這一切的始作俑者應該是他。

家屬二：所以他為什麼這麼做？你不想知道嗎？

家屬一：什麼理由我都不能接受他害死我兒子。

網友：所以到底為什麼要放火啊？

家屬一：原因有那麼重要嗎？

家屬二：知道原因才能避免下個悲劇。

網友：無論他有什麼苦衷，殺人就是不應該。

廢死仔：對，殺人就是不應該。

家屬一：法律寫得清清楚楚，犯法就應該受罰。

廢死仔：所以只要滿足特定條件就可以剝奪一個人的生命嗎？

(眾人聲音逐漸重疊，網友在舞台上四處張望)

家屬二：會不會失去生命對他來說其實不是一種處罰？我老公被送進醫院時全身有百分之四十的三度燒傷，我想他昏迷前一定很痛苦，那時候一直在想他醒來就會感覺到痛、要清創、要復健、要一輩子頂著那張毀掉的臉，如果活著要面對那麼多痛苦，那會不會死亡才是一種解脫？但又有誰能替他決定呢？可是他現在不在了，這些問題的答案我要怎麼知道？他會後悔做這個工作嗎？他會後悔沒有聽我的話轉到內勤嗎？可是這是他想做的不是嗎？

家屬一：我只是想要幫弟弟討個公道，對啊，或許我就是想要報復，不然我不知道我該怎麼辦，我每天都好難過好痛苦，如果他去死我就會好受一點吧？會嗎？但如果其實不會呢？我有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好起來了？雖然我說是為了弟弟，但其實我只是想讓自己好受……

廢死仔：無論如何生命都不該被剝奪吧？而且活著才有希望啊，才能夠改過才能夠彌補。但……我關心的到底是什麼？是覺得生命權很重要？還是想要從他身上找到某個答案，如果我們希望一個人活著只是為了從他身上找到問題的答案，這會不會才是一種對生命的漠視呢……

(甲關掉電視，其他人的聲音瞬間消失。)

C1、槍決

(燈亮時甲趴在桌上睡覺。乙端著蛋糕一邊唱著生日快樂歌走上台)

甲：過個生日而已，太誇張了吧。

乙：快，許願！

甲：希望我可以……成為一個勇敢的人。

乙：你一直都很勇敢。第二個呢？

甲：輪到你了。

乙：我不許願的。

甲：為什麼？

乙：許下的願望會變成一種期待，而期待可能會落空。

甲：期待落空的感覺的確很難受。

乙：但你還是願意許願。

甲：你可以把它當作一種祝福，實現了很棒，沒實現也沒關係。

乙：你看起來沒有那麼豁達。

甲：說總是比做簡單，但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快，你試試看。

乙：我希望天堂真的存在。

甲：我一直不懂，像你這樣什麼都無所謂的人為什麼會想去天堂。

乙：我是希望你可以去。

甲：我不想。

乙：為什麼？

甲：死掉以後還有另一個地方，那不就白死了。而且就算真的有天堂，我會去的應該也是地獄。

乙：蠟燭融化了，快，第三個願望，不要說出來喔。

甲/乙：（在各自心裡）希望可以快樂地活著/平靜地死掉。

（乙吹熄蠟燭）

甲：欸！

乙：你動作好慢！

甲：我是在等你。

（乙拿出禮物放到甲面前）

乙：禮物，不要跟我說你忘了。

甲：當然記得（拿出一個禮物），給你的。

乙：欸滿重的欸，是什麼呢？

（甲起身到乙身後拿起椅背上的囚服穿上。乙拆開禮物，裡面是一把槍）

乙：這是什麼？

甲：槍。

乙：我知道，但什麼意思？

（甲拿起乙送的禮物走向舞台中間雙膝跪下）

甲：我們來這裡可不是為了過生日。

乙：你不要這樣子，衣服脫下來。

甲：你送了什麼給我呢？這麼小一個，欸你如果送一個很爛的東西我會生氣喔。

乙：為什麼一定要這樣子？

甲：因為我做了一些事情，不好的事情，所以需要付出代價。

乙：代價有很多種。

甲：需要一個更容易理解的代價。

乙：誰需要？

甲：媽、檢察官、心理師、外面的大家？或是我。

（甲拆開禮物拿出一根棒棒糖）

乙：吃點甜的會比較不痛苦。

甲：（指了指手槍）有一個更有效解決痛苦的方法。

乙：如果一定要有人付出代價的話，讓我來吧。

（甲將棒棒糖像陀螺般轉出去）

甲：我可是好不容易才下定決心的，你這種隨時想死的人怎麼會懂。

乙：對，我不懂，我們應該專業化分工，讓我做擅長的事。

（甲看著旋轉中的棒棒糖慢慢停下）

甲：停下來了。

乙：所以這是現實還是夢境？

甲：這是結束的地方。

（甲雙膝跪下）

乙：沒有我們兩個一起活下去的選項嗎？

甲：讓你做擅長的事，活著。

乙：不，我的救生意志是零。

甲：所以你一定可以活得比我好。

乙：但我想和你一起。

甲：（拿起槍交給乙）時間差不多了，我先去天堂等你。

（乙緩慢起身，站到甲身後用槍抵著甲）

乙：所以我們很快就會再見面了嗎？

甲：不，你要長命百歲。

乙：這是最惡毒的生日祝福。

(燈暗。槍響)

C2、牽掛

(甲趴在地上。審查官拿著清單在各種大小的石塊間走動)

審查官：扶老先生過馬路 (審查官拿起一個石塊) 太大了吧，舉手之勞而已。

(審查官把石頭分成兩半)

審查官：這樣差不多。下一個是…… (走到一塊大石頭旁邊) 哇這麼大阿？

(甲醒來，摸摸自己左胸口)

甲：這裡是……

審查官：你等一下，我快好了。小小年紀就這麼多石頭不簡單欸。

甲：請問您在做什麼？

審查官：在做功課，你看，這是你告別式上要用的講稿。

甲：告別式？已經決定了嗎？

審查官：你決定了嗎？

甲：決定了吧。

(乙穿著寫實服裝，從上舞台走出，無神地環繞舞台走動。審查官想量大石頭的大小，但太大了，甲上前幫忙)

甲：這個是……

審查官：「犧牲自己來減輕他人的痛苦。」

甲：希望真的有減輕他的痛苦。

審查官：你想知道嗎？

甲：還是會想吧。

審查官：這顆石頭計算的是動機，不是結果。不過當然，如果有好的結果，你會得到一顆額外的石頭。

甲：額外的石頭？

(甲在石頭堆中翻找)

(心理師上台，乙的腳步沒有停下)

心理師：這禮拜過得還好嗎？不知道從何說起是嗎？（停頓）但你都有按時回來，這是很棒的事喔（停頓）你最近能感覺到快樂嗎？

甲：沒有，沒有額外的石頭（甲看向乙）

審查官：那也沒有辦法。

（乙繼續走，心理師在乙身後停下腳步）

心理師：我會多開一顆藥給你，因為有調藥，我們下禮拜約同個時間好嗎？

甲：我還能做什麼？

審查官：你不需要做什麼，你有夠多的石頭，等我清點完就結束了。

甲：我的意思是，怎樣才可以讓他不那麼痛苦？

審查官：我們沒有辦法預先知道結果，那是神在做的事，我們不信神，我們只能靠自己。接著！

（審查官把一顆石頭丟向甲，甲接住）

審查官：丟回來給我！

（甲把石頭丟回去）

甲：這是在幹嘛？

審查官：傳接球。

（兩人開始傳接球）

甲：就這樣？

審查官：我喜歡傳接球，我兒子還小的時候，只要我工作之餘有空就會帶他去河濱公園玩。

甲：後來呢？

審查官：他五年前決定告別。

甲：如果這個世界真的那麼棒，為什麼人還會想離開。

審查官：可能是不相信了吧。他後來打了五十年棒球，是世界上最好的選手之一，但有一天他沒辦法相信自己能再進步了，他覺得這已經是最棒的人生。

甲：你會後悔教他打棒球嗎？

審查官：棒球是這樣的，你只能努力把握球在手上的時候，脫手後沒有人知道球會飛去哪。

(審查官把石頭丟給甲)

審查官：全力丟過來。

(甲猶豫)

審查官：不要怕，來！

(甲把石頭丟出去，丟得很歪，滾到乙旁邊)

甲：阿！不好意思！丟回來給我就好。

(乙撿起石頭打開，裡面是一個試管)

甲：欸等一下！你要幹嘛？冷靜一點

(甲想阻止乙但被一股看不到的力量阻擋，乙喝下試管裡的東西，倒在地上)

甲：欸你醒醒！讓我過去，讓我過去！

審查官：有所牽掛的話是沒辦法好好告別的。

甲：我不要了，讓我回去，讓我回去就好。

C3、生日快樂

(乙趴在桌上，甲拿著一把刀上台，乙醒來)

乙：你怎麼在這？

甲：快來吃蛋糕，都涼了。

乙：那是冰淇淋蛋糕。

甲：這塊給你。(停頓) 這塊也給你。

乙：你不吃嗎？

甲：我不吃甜的。

乙：所以你怎麼回來了？

甲：不放心你。

乙：你聽起來像媽媽。

甲：他講這句話的時候可沒有罪惡感。

乙：為什麼要有罪惡感？

甲：因為我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傷害了一些人。

乙：如果重來一次，你能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嗎？

(甲走到乙身後摟著他，停頓，甲拿出槍放在桌上)

甲：或許不行吧。

(甲往舞台中間走去)

乙：那你為什麼要回來。

甲：我又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嗎？

乙：你總是這樣，給了我希望，再給我絕望。

甲：對不起，這是最後一次了

(甲跪下，乙在背後用槍指著甲)

乙：不，你還會再回來，永遠不會放棄，或許這就是我愛你的原因。

甲：這是痛苦的原因。

乙：你愛我嗎？

甲：更像是種責任吧。

乙：感覺很辛苦。

甲：有一點。

乙：如果我不在了你或許會快樂一點 (用槍指著自己)

甲：不，失去你會讓我發瘋。

(風聲)

乙：謝謝你在最後跟我說這個。

甲：風好大。

乙：好冷。

(乙手中的槍掉落，甲起身抱住乙)

乙：你會後悔嗎？

甲：我會後悔嗎？

乙：我們到底是怎麼來到這裡的。

甲：媽生的吧。

乙：越來越冷了

甲：突然好想吃蛋糕。

乙：走，我的那塊可以分你。

甲：等等，再一下就好。（甲抱緊乙，兩人相擁）

（停頓）

乙：生日快樂。

（燈暗。墜落地面聲）

—劇終—